

涇獻文存

涇獻文存卷七目錄

序類 四十八

魏學曾贈邑侯豐源蕭公述職序 賀管君榮承恩爵序 贈監司帶川

梁公遷平涼苑馬序 薛文清公文集序 馬御輦何承祚文集序 何

承祚宗譜序 呂應祥涇陽縣志序 王徵兩理畧序 天問詞序 賀張

儀昭授滿城縣令序 奇器圖說序 兵約序 西儒耳目資序 張問

達西儒耳目資序 王廷佐吉陽張公永釐鹽弊序 馮清江鄆音序 清

江子格言類集序 供燈會引 周之桂春秋繁露序 咸寧縣志序

韓望涇陽縣志序 張重齡涇陽縣志序 雷士俊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送王阮亭先生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文錄一集序 文獻通考鈔序

孫介夫文鈔序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王介先端節公文集序 南

游小草自序 王氏家乘序 熊學烈王氏家譜序 周道隆海亭楊公

永思圖序 王竹村政學草藁序 王錫綬世德英華序 張芾廣哀詩

序 牛振聲勇烈節孝彙編序 吳蔚文古學記問錄序 郭鴻釐送周

昉生之任綏德學正序 何鳴皋殘詩隨說序 周斯億徐太常遺著序

周氏族譜圖序 涇陽新志序 柏森刻信好錄序 劉三鎰自叙拙草

序 王文黻張文毅詩存序 涇陽興學文牘序 劉璫刻大中俗話序

涇獻文存卷七

序類

魏學曾贈邑侯豐源蕭公述職序

乙酉夏杪蕭侯以進士來宰吾縣始至會魁爲耗數蕭侯乃步而謁欸諸神祠甚至垂泣而道有雲漢鞠疚意已乃解往嫵湔社政遍究謠俗將種種盡爲民畫便事未幾從事文閣事訖還復理前緒總之不三浹月而以述職行邑丞簿趙君李君尉成君謂是行以計上將以課殿最也而蕭侯則逆知其足博榮遇者屬余言以送余惟上計誠足自表見然蕭侯此行特以備典制耳若見未出穎似仍少須之也尼父云如有用我期月而可夫尼父也而易待於期月哉彼甘澍滂沱不至彌日則不得優渥霑足決豬漑畝不移時則浸漬亦有所不浹

政亦猶是也故聽鄭善政也誨殖之謠遲之三載攝魯聖治也必既久而後興
袞衣章甫之頌蕭侯治行誠良顧尚未期月受計者即有藻鑑能遽賞識之乎
此昔人所以秩未滿歲者寧固鮮上考也夫荃蕙與蕭艾同貯則甫入器而容
臭白殊驕騮與罷駑並駕登途之始將步驟迴別蕭侯卽不得與積勞累績者
共論然亦必有能識其鋒鏑者矣何者容臭步驟難掩也夫治行非可一端盡
也以官爲威以法爲機事私利獵農民者無論已有卑疵熾趨競周容之度用
取尊譽便勢意在煽聲艷者有任武健善趨辦焦神極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使
廷無滯案通事意在有表豎者有展采錯事興衰扶微涖之而不傷整齊之使
得其平家安人輯意在垂勳庸者有覆護之煦嫗之恩普澤敷而又勤思乎陶
鑄習俗歸於美盛意在邕德教者此數者皆世所謂良吏賢牧也而指意各殊

尙聲華者末也而表豎者近之勳庸者又近之最高者莫如德教蕭侯諸注措雖伊始而指意所向固鑿鑿乎將惠而諭之勳庸且非所事又何言表豎與聲豔也故鄭魯歌頌尙未興而來蘇解隊已有之境內藉藉相謂得人不直余一人云爾已蕭侯遼左人也余往撫遼見其風氣淳龐人士類篤信貞直不僂巧今見蕭侯更傑然於風氣之上者而又崇尚道術講正學夫學誰不謂其宜講哉所病鈞采華名者歟言說鈴反以爲學術蠹耳篤貞如蕭侯固必酣豢而厭飫之者將於道深矣夫身心根也操行政事皆所生也鄙諺云禾其種者不豆其苗故樹桃李者發爲千葩萬萼有一非悅人之華者耶蕭侯而根乃道也則其立政必以德教可不占而孚也何俟其功施之究乎誠更須之則逸居縱騁千里之能奏矣奇芳畢發充堂之馥達矣彼其時受計者將以治行踔絕上請

褒寵而增秩不啻也豈直考中上也已哉

魏學曾賀管君榮承恩爵序

萬歷十年今上首生皇子賜天下民有德行者爵冠帶蓋慶賞中因寓貴德之意云詔至涇陽攝事者郡倅暢公以爲此彝典須其人稱不則點恩綸耳遲久之諸父老僉曰管某可縣乃擇日召管于庭禮而冠帶之鼓吹送之歸于是道觀者如堵莫不嘖嘖稱嘆以爲飭躬潔行如管君脫不遇賜爵則光耀不副卽詔爵德而無管君者倫詔亦孤交稱并美亡如此者閭巷轉相語以爲美談管余女弟夫君也或問管何修而乃得此余謂若不見上世所重民興行者耶六藝傳記所指稱各殊然大要可觀已曰不識不知曰民之質矣曰而摯則比類于不能飛騰之匹蓋皆言馴謹也上之所與修而治焉者不過曰六府三事則

其所有事也故在編戶者先須敦愿安恬黜黠慧亡驕揚儻蕩之思以爲之基
然後入而閑有家使寧嗃嗃毋嘻嘻篤孝友興仁讓正內正外而又躬先夙興
夜寐以習衆于勤也誦讀農賈各授之業而時董之防遊惰也出而糾族屬治
比井落以友出入助守望相率而遊予桀夔禮度之域上之勤絲事蚤租入親
上奉長惟恐或後下之與交遊親知惇頌弁之誼送往勞來喜以慶困以振有
大故則相扶護如古昔所稱睦婣任卹然退而力田樹畜戒咎窳偷生而田作
乃大命也尤弗鹵莽務有甫田載芟之入乃又瞿瞿蹶蹶罔嬉罔逞崇朴素尙
撙減以振家亢身使環村居而堵聽者相則效如此而民行成矣周選德行道
藝漢察樸茂有行義之倫雖其人率學然意指所重殆此類也夫國初嘗識拔
人于齊民中官之類有績効其人行能大都無踰此者舉以觀管君有一不備

者耶然則爵而聲稱者籍籍也何惑焉管君雖不儒術然喜儒家素殷充肺腑之親多顯者不以矜詡居常不頻入市肆暇則兀坐才智踔絕然不先人有退讓君子之風此尤民行之稀有者故管君鄉曲間諸有疑義就之質有急者抵有不平謁其說以解是行之孚也久之老長諧壯者敬子弟尊事之俱誦義不休是行之光大也脫使管君遇周選漢察國初不資之簡將軒冕而長民何有於賜爵哉茲賜爵也邑中凡二管君與于執友近川強君耳強君皓首窮經富文辭則詩書管君乃以齊氓其賜爵則同也爵而邑里稱善之又同卜子夏謂敦倫行者曰雖未學吾謂已學卽以謂管君不可耶故璞中之璧不以未珣而減其昭華之美在礦之金不以未鍛鍊而貶其珍良不然卽日誦法孔孟口仁義筆先王夷攷操行乃舉而弁髦之殉利逐榮集詬亡節欲以與不離田舍而

質諸行著者埒美能乎余因賀管君乃推演其義并以爲吾儕守身者告

贈監司帶川梁公還平涼苑馬序

古稱芳草時或蕭艾莖蕙化而爲茅言士善變節以諧世也夫世道推移如四序然何嘗歷數十年不一變哉變則取舍頓改而諸善宦者往往匿故態飭新妍以趨變求容當其時朝素暮緇夕德旦怨幻化之狀誠何異芳臭之反覆云有不然者萬中一耳然未有不旋受其沈抑者茲其人固寶視節行塵視階品獨清獨醒之大夫未爲潔難招難麾之列卿未爲堅也故曰天有間氣人有非常是安可多得也今帶川梁公者當隆萬之交爲侍御人謂以其才脫肯與世浮沈則卽從此愈益近幸貴顯無難者顧俄而補關西僉事此其故余難言之矣豈非前所謂世不多得者耶故余與梁公誠私咨噫延慕之焉梁公僉事既

三載而調平涼苑馬少卿兼僉事報至鳳翔守王君與諸僚以此任故稱閑局
疑焉會其理僚吳君出而道涇上相見問故謂余悉銓衡故事者或知之余謂
公知梁公向者所以僉事乎凡以御史擢僉事者階雖晉而意實抑之因具告
以前語吳君聞而呀然曰果爾則今轉得非其餘意耶矧茲任又易淹頓將奈
何余曰官誠能淹速人若梁公者可槩論哉余識梁公自其爲渭南時聞其人
談道講學者也乃其政種種有狀可誦說總之惠不煦煦威不獫獫諸上府共
推以爲令第一已而徵授御史見梁侍御識大體強毅有力意恢恢不可涯專
專不可化也故梁侍御在列隱然若鶚之立虎豹之踞焉遂爲名侍御迺者僉
憲關西譽溢隆洽萬口歸賢謂其誼洽憲伸暴鋤良植吏治肅而民生遂也蓋
名監司云夫劍戟不可以縫緝而錐鑽難以剗割言才品局而器用泥也獨梁

公不然豈非所謂通方者耶夫若是則自今而後又安得不爲名苑馬云苑馬
誠間局苟旣以顯名孰夫能根格之令淹頓哉吳君聞而喜歸以語王君遂相
與使使抵敝邑傅侯乞余爲贈言嗟嗟余安能贈梁公蓋贈者送也以將遠邁
則送以摛榮宣麗之言以華其行以有永懷送以述有表能之言以慰其心以
方營職則送以裨美增闕之言以補其需余安能贈梁公哉顧獨于梁公而竊
有悟于道學者云自學術壞而巧僞者往往假談說以釣華名媒榮利心不可
方物而事至不辨白黑致使世之端人正士疾之以道學爲諱若梁公者獨非
講學者耶顧自梁公觀之學患不真耳真則孤松勁柏不足以方其操源泉岫
雲不足以窮其用投之困頓設爲坎壈不足以阨其運顯驅而陰怵之使有所
就而其心愈不亂斯則道之究而學之爲也彼世以道學爲諱者豈確論哉是

故若梁公者何行不華何心不慰而何需可補也故余安能贈梁公無已請卽以是往

薛文清公文集序

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否也無論六藝虞夏之文卽七十子之徒下逮董韓若濂洛關閩諸所摛藻何者非道也顧文章家往往崇尚體格曰某西京某六朝唐某近世宋元間體耳余竊惑焉夫學士所誦說經訓誠皆與古雄渾然所爲誦說者豈直以詞調已耶敬軒薛先生以道術名當世心研躬踐優入堂室獨步一代軼駕往古嘗著讀書錄數卷不事卓詭直寫心得有造道之言有見道之言讀者莫不驚醒收攝卽不欲因恬安爲故吾余嘗謂士欲希賢希聖者有儀的有蹊逕經訓儀的也凡格言有資于深造者蹊

逕也若讀書錄謂之蹊徑者非耶余每置其錄坐右顧誼焉今者西安郡貳高
君以先生文集屬余縣宰翻刻之而屬余爲序集刻詩賦記序凡若干卷余讀
之旣乃嘆曰是有道者之言安可以文章論也夫道誠在心則宣之爲聲醴粹
爾雅色相自別雖不與攻辭者競雄古而其可愛可傳豈或讓之譬之春然誠
春則發之株竹花卉無不榮阜豐茸寧得以品類軒輊之耶故善論文者當以
斯集爲讀書錄之左驗云高名拱宸余縣宰彭名健吾斯舉也固皆有儀刑先
生之心者哉

馬御輦何承祚文集序

吾鄉故稱文川里也循峨山之麓而南高阜隆起漸歸爽塏治水蜿蜒如帶潏
其前于是文川秀色甲吾邑風氣鬱蒸賢豪踵接醕謹博雅之士代不乏人明

興二百餘年道化噓盪真儒崛起孝友端明易直子諒之儒則首先大父登州
公次則交城令中原郭先生然俱抱璞不偶以明經老稱孝廉者無慮數十輩
而商水令汝弼潘先生以決裂跋扈于辛卯奇而不法吾師應州刺史翰于郭
先生以古幹揚幟于丙午葩而不清然俱亦表表一時之彥也甲第迄今蓋三
人而李侍御谷口楮令長元良僅以進士二字策名究亦不免與草木同腐惟
紆孝何先生以神廟丁未臚唱賜出身獨能以淹博赤幟藝林擅聲作者秦人
士尸而祝之今沒已十餘年披其集躍躍生動彝鼎其質而木難其彩則先生
可知已一旦紳玉敬玉兩郎君謂余曰先君子生平落魄卽成進士在強仕後
偃蹇銅墨吏賁志以終執戟疲楊郎署淹馮化兒擲揄寧可叩夢夢之彼蒼惟
是紙上數言尙堪問世幸名公之弁之也余曰唯唯余不佞蓋嘗流覽往古來

今風會氣運以提衡人文大抵瑰奇茂敏之才發之夙者必有一段英英邁上之概其鏘穎其氣揚其質炫其志意浮逞不可一世而神則短在先代如楊烏王萬子之殤李長吉之詩鬼馬周之鳶肩火色在昭代如張伎陵宗方城之中道夭其天年才質非不犀利而售速者光焰反薄淵泓深沉之養發之遲者芒穎盡斂叩之穆如玉在璞而未剖金在冶而不躍其鋒銛其韻幽其骨骯髒其根器堅凝其精光灼爍其閱歷恆牢騷而坎壈其品格每磊砢而英多在先代則漢庭兩司馬公子長魏陳思王植唐青蓮供奉杜少陵工部宋眉山學士在昭代則李獻吉之幽囚學憲王元美之困頓秋曹俱不克與館選楊用修之謫戍滇南李卓吾之落髮龍湖究亦顛躓以死一時皮相者鮮不睥睨絕倒而立言大業敝黃墟蒼宙而同不朽今之耔孝先生即成一進士卽成進士矣而俛

首長吏束帶見督郵卒不免掛吏議而且畢世無以自明若甘心菟裘終焉者其意念抑何下也紆孝先生蓋自負其才故遇合不以問世有所用其未足也夫亦曰纍若何足以重人庶幾綿蕞之餘成一家言不謬昔人三不朽之一爲欲致諸其大者耳夫然後知先生壯不以明經湮中不以進士顯而老終以詩文獨著也蓋其嶽崎歷落之丰骨稟諸天者獨異而其恫騷憤惋之遭逢鍊諸境者復深故有其文卽有其慷慨激烈避易萬夫之槩焉有其詩卽有其悲壯沉雄傲睨千古之懷焉有其裨紀小說卽有其卷山勺海興雲吐霧舞蛟怒龍之壯焉名將師以律老吏文無害先生殆兼之壽之梨棗四海之內千秋而遙將人人尸而祝之不獨秦今而後文川愈以紆孝增秀矣

何氏宗譜叙